

足本
全圖

永慶昇平前傳

上海廣益書局
發行

永慶昇平前傳

PDG

繡像水滸昇平傳卷三

第五十三回

虬首龍大鬧荆臺縣

猛英雄寶劍嚇群賊

詩

堪嘆人為歲月忙

何時能得出雲翔

從容作事撇煩惱

忍耐長調遠怨防

曰

人困貪財身家喪

鳥為得食命早亡

諸公携手回頭望

緣怨三教禮何常

話說二馬到了荆臺縣水昇店門首。二人下車趕車的進店。二馬在後面跟山東馬剛進店旁邊那人都瞧山東馬這
個打扮穿的玫瑰紫的汗褂紫摹本的中衣。玉色洋綢的褲子。大紅緞子山東皂鞋。挾着油綠洋綢大褂。大環金絲寶
刀。大家看他好像個半瘋的人。成龍一入店門。那寶刀在鞘內竄出來有三寸長。只聽咯啦一響。嚇得山東馬說好家
伙。馬老兄弟。咱們不住只店。走罷。店中夥計出來說二位客人既來此處。不是外人。願意往北上房。東廂房。西廂房。任
憑二位的便。原來只座店。坐東向西。一進大門。北上房五間。東西廂九十間。帶太說你把上房給我騰出來罷。夥計說
上房來了一個老頭兒。帶了一個姑娘。他白日走出。晚上必來。他留下話。只房不准租他人。二位住東配房罷。山東馬
說不成。我非住上房不可。夥計說既然如此。我把上房開了。你們住那房就是了。夥計把上房開了。門二人進去落坐。
便要了些酒菜。喝酒。天正黃昏。只聽外面進來二套車。夥計在院內說老爺子你回來了嗎。我打算你今天不回來。只
因趕車的曹爺。他由都中拉了兩個客人。到了我們這裡。叫他住別的屋。他不住。一定要住上房。我說上房已有客人
住了。他說任憑他是誰。總得讓他住上房。你老人家住東配房罷。那老頭兒一聞此言。勃然大怒。說那里來的小輩。好
大胆量。莫非他項長三頭有六臂。山東馬在上房一聽。拉了大環金絲寶刀出來。立上台階上。說我就是個膽袋
兩隻。驕驕我非要住上房。只見櫃房裡走出一個掌櫃的。站在中間。對着那老頭說。老客人不可聽我這夥的話。他是
緣飯都盡了。他說這話。全然不是做買賣人的話。只因上房住的這二位客人。到了咱們這店。就問有上房才住。沒有
上房。就住別的店去。再趕車的與咱們有交情。又知道你老人家常不回來。要和你老人家今天回來。我們也不敢把
上房給人住。那老頭兒說我要是一個人。不拘住那裡都行。因為帶着我的女兒。所以不能住一間房。既然如此。把東
配房給我騰出來。我們住東配房。就是山東馬一聽這話。也沒有氣。細看那老頭兒年約六十以外。藍面黃鬚。身高

九尺穿著二藍洋綢大褂薄底快靴自內下來一個年輕的女子約有十七八歲同着那老頭兒進東配房去了山東馬一瞧這個老頭兒不覺失聲說罷他心中想著像龍王的样子那老頭兒到了東配房說了兒把我的刀給我罷今天遇見怕是對頭冤家叫夥計對那二位客人說我來拜他夥計到了上房只見二馬用完了酒飯在那里漱口夥計便說二位老爺先前住這的老頭兒要來拜訪二位二馬說好請進來罷那老頭兒來到屋內一瞧二馬都是便服打扮身材面貌俱皆端方二馬一見他進來二馬說尊駕請坐那老頭兒就在西邊櫈上坐了一馬也就北邊床上坐了那老頭兒問二位貴姓馬成龍本是喝醉了便說山東文登縣馬家庄你知道有個臨敵無懼勇冠三軍的馬成龍否那就是我方說到我字這里夢太用眼一瞧馬成龍連忙改口說那是我的街坊老頭兒點頭然後聽夢太說我家住北京城安定門裡國子監你可知道有個瘦馬夢太他也是我的街坊那老頭兒鼓掌大笑說好我到聽人傳言又有一個胖馬名叫成龍有個瘦馬名叫夢太說他們兩個人是拜兄弟原來他兩人明是拜兄弟暗中是夫妻馬成龍說他兩個既是夫妻誰是公的誰是母的馬頭兒說馬夢太是第一個好朋友山東馬說胖馬呢那老頭兒說是个卵山東馬把眼一瞪你說什麼老頭兒站起往外就走山東馬急了說你且別走老頭兒出了上房奔東配房去山東馬追到東配房門口說你這個老雞子竟望我玩笑老頭兒說不可我屋中可有女客山東馬無奈轉回上房屋中坐了越想越氣夢太在旁邊口樂說這老頭兒是高眼瞞你就像个卵山東馬大怒天色已晚二人安歇次日天明起來開門便叫小夥計說昨天來拜我們的那老頭兒姓什麼小夥計說我們不知成龍說你別讓他走我有話說他早就走了我們還未起來的時候他給一個字兒叫我交給你們成龍說好來我看小夥計就從懷裡掏出一個字兒來給與成龍上寫着成龍馬夢太知悉昨晚在店中初遇不肯與你二人動手你二人英名素著若是英雄我今日正午在高家窪等候去者是英雄不去者是鼠輩也山東馬說好一个小輩我今天要不去我我把我的馬字倒過來夢太說大哥別胡開何必與他惹這閒氣他也是對著你玩呢山東馬說我今天非去不可又問小夥計高家窪在那里夥計說在那台縣西門外離城八里之遙荒郊四野無人惟有一个雷神廟坐南朝北每年六月間有雷神會唱四天戲今天四天戲完了還有邢家庄一个皇粮庄頭別號人稱小淫人祁文龍他又唱了四天戲今天是第二天二位要游廟今天去

罷。那山東馬與馬夢太說：「老兄弟，我今天去游廟，你跟我去。」二人告訴曹六，今天不走，明天早起動身。二人吃完了早飯，出了店，一直出西門，順大路前往，約有七八里路，只見人山人海。正北有一座戲台，尚未開台。上面有兩付對子，是「天下事無非是戲，世間人何必認真」。南邊有無數的席棚子，都是各樣的買賣。西南上有一個坐西向東的飯館，是用席搭的棚子，四圍都是花幃，裡面放着有七八個坐兜，都是金漆大仙桌，椅條檯，頭挂着一兩塊猪肉做出來，各樣菜都在案子上擺着。二馬瞧了，夢太說：「咱們在這個小飯鋪喝兩杯酒。」山東馬說：「很好。」二人又往南走，方進二門，只見裡頭燒香之人不少。二人又出了山門，望前走，只見那一邊有一個賣藝的身長九尺，穿着一件舊小夾襖，藍布中衣，舊靴子，舒著一根方棒子，面如烏金紙，兩道環眉，一雙大眼，約有二十多歲，站在那里，說：「列位，我不是賣藝的，我是沒有錢，練了兩盞說罷，要了兩天房棒子。」二人回到那個小飯鋪，喝酒方進店，那裡邊的人一瞧，身穿紫綢子汗衫，玫瑰紫的中衣，夾着油綠洋綢大衫，玉色綢襪子，大紅緞子山東鞋，上繡三藍皮球兜，身高八尺，面如紫玉，即是山東馬。馬夢太身穿洋綢大衫，薄底快靴，二人落坐，要了兩盞酒，一個拌雞絲，一個炒肉絲，一個溜丸子。那跑堂的有二十多歲，臉又白，亮，身穿半截藍布褂，白襪子，青布雙臉鞋子，說：「二位還要什麼？」山東馬說：「不要什麼。」少時，排上菜來，拌雞肚絲，只有幾根兜雞肚絲，又看丸子如桃肉，大炒肉片，只有幾片肉。山東馬說：「這菜賣多少錢？」跑堂的說：「你們吃罷，別問價。」昨天有一個人在這吃飯，他一問價，把我掌櫃的問煩了，叫人來打了一個腿，傷了膀子，托了好些朋友來了事，給了三吊吊錢，方才算。然後又給我掌櫃的磕了一個頭。山東馬一聽，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說：「好，我非得問個價錢才吃。」馬夢太一聽，說：「不必如此。」當官你去那邊，兩塊肉，舒了灶上，叫他給我們煮上，把所有的菜都給我們舒來，吃完了，我給錢就是了。」少時，把所做的菜，排了幾張桌上，說：「你們二位吃完了，再說罷。」二馬又說：「吃完了，算賬。」跑堂的叫小夥計去，叫了打手來，等着吃完了，不給錢，好打他們。二人吃着，少時，只見外面來了好些人，都在二十多歲，好威武的打扮，捧了一個大捆棍，在裡邊一站，不知二位英雄應該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佟起亮路過山東馬

祁文龍大鬧高家窪

詩

才見英雄定家邦

回頭半途在荒郊

任君蓋下千間舍

一身難臥兩張床

曰 一世功名千世孽

半身榮貴半身影

那知早隱南山上

紅塵白浪兩茫茫

話說馬成龍與馬夢太在高家窪賭氣吃酒。把飯館裡所有的菜都要完了。跑堂的叫了一群的打手。在旁邊站着一個個威風凜凜相貌堂堂。約有二十幾個人。山東馬瞧見那邊有一盆鯉魚。約有四五尾。山東馬叫他們到灶上做好了。舒來放在桌上。自己吃了一口。就把那一尾整魚。扔在外頭去。一連扔了兩尾。只見外面有一大漢。就是方才賣藝的。把那魚都擡起來。方要舒走。只聽得山東馬說道。且慢走。我來也。成龍出去到了外邊。接着那大漢說。你姓什麼。叫什麼。那裡的人。那大漢說。曹家要問我。乃涿州人。姓氏高名。別號人稱養鐵蓋。我父母俱亡。自幼無人照管。我家有此產業。我愛習學棒棍。產業都被我手下人騙去。我一人流落江湖。賣藝為生。今天是從早晨未吃飯。我方才練了半天。也沒有一个人給錢。無奈來在此處。正遇你在這裡吃飯。我揀了幾尾魚。打算用水洗了。我好不想被你看見。動問山東馬說。我請你今天吃頓飯。你跟我進去。高太跟到裡面。一瞧。菜擺滿桌。高太落坐吃酒。山東馬說。你有胆子沒有。高太說。胆子到有。幹什麼呢。山東馬說。咱們吃完了。把桌上傢伙。全然給他摔了。把他爐也折了。點一把火。把他天棚花幢都燒了。辦完事。我給錢。沒你的事。高太多吃了幾杯酒。說不要緊。都交給我。了。先端起酒鍾。望他下摔得粉碎。然後舒起房椽子。望上一拍。砸碎了。好些盤碗。山東馬把大環刀。望上桌一插。甚是驚人。馬夢太腳登着板櫈。拉出短刀。望桌上一拍。說馬大哥。咱兄弟們從北京城來到此處。能裁勛斗嗎。天翻了。有地接着。腦袋掉下來。碗大一個疤。今天咱們殺了兩個。轉一個跑堂的一聽。今天不得了。快裏莊主得知。依我看咱們也不是這三個人的對手。原來只個飯店。是祁家莊的小淫人。祁文龍開的。他本是一個酒色之徒。倚仗自己是五府的黃粮壓頭。此地無人敢惹。交給官長。包攬詞訟。無所不為。常搶人家婦女。無所不為。其性最淫。一夜無婦人陪他睡。他如度一年。他家中有道。這自在床。無論什麼貧窮。女要叫他搶了去。放在逍遙椅上。任憑他取樂。今天他續這四天的戲。故在此開了一個飯館。他預打手。所為搶人。都是些無知匪徒。今天一見二馬在此吃飯。俱是些外鄉人。打算要敲山震虎。把他們嚇住。借著主人的勢力。說些銀子。大家分肥。今天遇見釘子上了。把些打手。都唬了溜了。三個人吃完了飯。叫跑堂的來算賬。唬的跑堂的不敢向前。高太說。小子過來。給咱們算帳。跑堂的來至面前。說二位老爺別生氣。我算就是了。把傢伙揀起來。說三

百六二百四六百八百方說到八百。這裏高太說小子說到底是多少錢你說明白了。如若不然把你腦袋給砍下來。跑堂的說共合二百四十錢馬夢太說給你三百錢罷。連小帳在內。三個人站起來說開了台了。咱們一同聽戲去罷。二馬帶好了刀。高太抗了房椽子。出了飯店。只見正東有三間看台。上面收拾的乾淨。只見又從西面來了一乘涼轎。是一張太師椅子。穿着兩根轎扛。前頭有引馬。後有跟騾。前呼後擁。約有十多個跟人。椅子上坐着那人。年在二十以外。面如白紙。細眉圓眼。光着頭。帶着眼鏡。身穿雪書宮紗大褂。芙蓉紗的中衣。漂白襪子。青緞子鑲摹本緞的鞋子。當中是長圓壽字。二組上帶着十八子的香串。手執圓扇一柄。上畫杏林春帶燕。二馬看罷。只聽旁邊有人說。那庄主來了。只見那一乘涼轎到了正東。那三間看台底下。有兩個小童。扶着祁文龍上台落坐。口中說。你們到廟裡把祖師爺請出來。就說我到了。請他點戲。少時見有兩個家人。直奔雷神廟去了。不多時。只聽南邊一聲無量壽佛。成龍一看。見那個道人。好生面善。頭帶緞子如意道巾。身穿玉色絁子道袍。青袖口護領。白襪厚底雲履。背後背了一口寶劍。綠沙魚皮鞘。黃絨穗子。真金鍊。長眉大眼。一半邊臉發紫。一半邊臉發黃。成龍一細看。認得是由順興標店漏網的賊人。鬼臉太歲。佟起亮。心中甚喜。說夢太咱們運氣來了。今天誤遇奉旨嚴拏的。要犯佟起亮。咱們去到那邊。把他拏住。交本地面官解進京去。必是一付奇功。馬夢太說大哥你好想不開。咱兩人是奉旨回家祭祖的。到邢台縣。却是為何。一則你我犯違旨之罪。二則勞而無功。有兩句俗話。得放手時須放手。得饒人處且饒人。咱們聽戲去罷。拉了成龍。高太三人聽戲去了。三人站在台上。大眾看戲的人。都向他三人瞧。一個胖的真胖。一個瘦的真瘦。一個黑大。而高太正瞧之際。只聽那邊有人說。祖師爺點了戲。頭一個是蕩湖船。第二個是賣胭脂。罷只聽傢伙一响。開場演戲。那花旦方出來。山東馬說。好像伙聲音。洪亮。從那邊來了。幾個彈壓神廟場之人。說是那位叫好。不知道我們這裡規矩。麼把他鎖上帶了走。見庄主去。夢太忙來攔住。說且慢。成龍說。叫好的就是我。衆人一瞧。成龍那個打扮。就說把他帶了走。瘦馬上前攔住。說。眾位老哥們。不必如此。我姓馬。在北京順天府當的大班。我也是出來辦案的。那是我的夥計。說話粗魯。不知這里規矩。眾位看我的面上罷。那幾個官人說。我們是那庄主。叫我們來彈壓廟場。有我們老爺教派。如有不法之人。在此吵鬧。我們必要將他舒住。今年你也是咱們六扇門裡的人。我們回去。莊主如問。我們替他遮蓋就是了。只

見從那邊來一個家人說眾位是誰莊主叫你們幾位過去。那幾個官人來到東邊看台之下。佟起亮與和文龍二人問道。方才什麼人嚷好傢伙。不知道這幾天是我續的戲。存心來攪我。把他鎖來。鈇我的片子。把他送縣。官人說。並沒有人叫好。兇是一個擺酒攤的。他自家抱着一个酒罈子。蕩湖船出來。他只顧瞧台上的戲。不妨地下有個磚頭。把他絆了一个筋斗。罈子也碰了。酒也洒了。他是心疼他的罈子。故哭說好傢伙。佟起亮說。你們下去罷。眾官人下了看台。只聽台口那邊又有人嚷說。兇媽。媽是在好。是在好傢伙。這幾個官人說。又是那個山東兇。眾官人到了馬成龍面前。說。是你嚷好兇的媽。山東馬說。不錯。官人們道。方才代他在庄主跟前說了半天話。山東馬說。我見他去。我又不是殺人的凶犯。滾馬強盜。你們帶路。把高杰叫過來。附耳說如此。二人跟了成龍。同官人來到看台之下。成龍同官人上去。此時和庄主已回家去了。就賸鬼臉太歲。佟起亮一人在那里坐着。公人說。祖師爺。我們把叫好的人帶來了。佟起亮說。把他帶上來。只聽得成龍罵道。好一個鬼臉太歲。佟起亮說。真魂出外。說聲無量壽。佛把手一拍。桌子跳下了看台。高杰與馬夢太二人過去攔住。原來是他山東馬。早已說明白。如若看台下來一个老道。務必把他鈇住。不可放他逃走。高杰舉着房樑子。瞪着眼。等老道馬夢太。把短刀在邊傍站着。佟起亮一竄。正竄在高杰面前。高杰掄起樑子。照老道頭上就是一下。老道往旁邊一閃。拉出寶劍。要與高杰動手。馬夢太說。佟起亮。你是奉旨嚴鈇的要犯。你今天還望那裡逃走。成龍從看台下來。三個人把老道圍住。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眾賊人行凶槍玉姐

二豪傑夜探和家庄

詩

捨死當年笑五侯

金花拾錦逞風流

如今聲勢歸何處

孤塚斜陽慢對愁

曰

覺我輩且休休

世事如同水上鷗

應迷虛歌歸原路

打破機關一筆勾

話說馬成龍等三人把佟亮圍在當中。佟起亮一瞧。不是他三人的對手。忙跳出圍外。奔入人群中。竟自逃走了。三個人要追。只聽喊嚷說。救人。先天化日。朗朗乾坤。這真沒有王法。眾位鄉親。就瞧著他把我女兒搶去了。成龍等三個趕到那里去一看。只見眾人圍一輛大車。搭了席棚。兒上面坐了一个五十多歲的婦人。拍手打掌。只是哭。車下站著有六十多歲一个老頭。口中說。眾位看。他們把我的女兒搶走了。成龍擠進去問道。老頭。你姓什麼。所因何事。

太爺要問我就在西邊王新庄住我姓李名成在村中開一個小豆腐店我今年六十八歲沒有兒子惟有一個女兒今年十九歲他小名叫玉姐許配人家尚未過門今天我們夫妻二人帶他進廟買些零星物件方才到此來了十餘人先有兩個人過來與我打架那幾個人把我的女兒搶了去望西邊走了成龍說內中這些人你認得不認得李成說認不得瞧着搶人的裡有一個像是祁家庄的人山東馬說你把這彈壓地面的官人找來跟着他去到縣衙內稟官給你找人我姓馬我給你找去我必要給你找一個下落明日一早咱們在縣衙門那里見你只管放心罷成龍正與李成說話忽聽背後有人冷笑說怕不能做臉罷別說大話山東馬回頭一瞧人多看不見是誰說的成龍帶着夢太等望回走在路上馬成龍說老兄弟咱們到了店裡換了衣服到了祁家庄連舒舒亮亮帶我李成的女兒李玉姐夢太也是好打不平的這二人把高太攔在店內怕他粗魯惹事打算把這一件事辦好了就同高太上蘇州給他在張副將營內找一樁事夢太等在店內又要對高太說你就在我們屋內住着罷我們兩人找人去高太說帶我到祁家庄若見得一人殺一人見兩個殺兩個不必你二人動手成龍說你在店內等我們訪真了再來叫你山東馬把大衫脫放在店內黃昏時二馬出了店問明祁家庄離此約有七八里在西北上二馬望前走夢太真快成龍如何趕得上他便說老兄弟別走等我罷我跟你不上兩頭見太陽能走七八百里路人家飛檐走壁一竄就是好幾丈高我要往上一竄二尺來高我是不能跟着你了你慢走罷夢太說你又不能走還要多管閑事正說着眼前到了祁家庄路北的大店門東西一帶白牆牆外有護庄河寬有一丈深約八尺二人到了牆根下成龍說兄弟你蹲下我登着你肩頭上牆到了那裡邊你再接我進去咱們到院中在各處暗中探訪大概他們是和佟起亮一黨我們是一舉兩得夢太蹲在牆底根下他登着上牆去牆有七八尺高得上去又自己往下扒到了地只見夢太早望前走了成龍去見二門也沒關着聽見裡面有人說話說今天祖師爺面帶金黃之色不知何故內中又有人說別管閑事咱們喝了酒罷大家恁起拳來又有幾個人唱小曲兜山東馬又望後走只見上房內非常潔清只見庄主不甚喜懽今天在上房喝酒搶的那个美人東院內折桂軒派人先勸他如若不應就把他放在道邊自在床上取樂而上房內明燈蠟燭東邊有四扇綠屏門山東馬躡足潛踪進了東院只見有北房三間燈燭輝煌外間屋內也有燈光不亮山東馬登台階

一瞧上面掛着一塊匾。屋內燈光照的。瞧見折桂軒三字。聽屋中有幾個婦人說話。山東馬來至東窗櫺。外用舌尖舐破了窗紙。望裡細看。北邊是一張大床。掛的幔帳。中間坐着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子。兩邊有兩個老媽兒。一個年約四十多歲。一個年約三十有餘。俱是身穿藍布衫。青布中衣。皮俊俏。伶牙利齒。那三十多歲的老媽子說着。說姑娘你在新王庄住。你家不是開過一個豆腐店的。就給你我的家。無非是小庄戶人家。你若跟我家庄主。不知有多少好成箱子的穿好衣服。使奴喚婢。一呼百應。有何不好。那女子並不答言。只是啼哭。那四十多歲的說。張嫂。子。庄主叫咱們勸他是為好。你不從。那時把你放在道邊。自在床上。那都是咱們瞧的都不受瞧了。張媽說。王嫂。子。你真是一張利嘴。他年歲小。不知道。咱們把他勸解過來。他也知咱們的好處。山東馬聽的明白。就效婦人聲音說。張媽。王媽。你兩個人。這個廠兒來。裡頭老媽一聽。說這口音是誰。張媽道。這是大奶奶房裡新上工的山東老媽。到外面問道。是誰。山東馬一輪大環金絲刀一聲。將那婦人殺了。裡面王媽出來看時。也被山東馬一刀結果了。山東馬進了外間屋。說李玉姐不必害怕。我是你父李成請來救你的。方要進去。只聽扑的一聲。把東房燈火吹息了。成龍就擎着外面一個蠟燭。燈火進了裡間屋內。一看並無一人。心中說。那裡去了。正在尋找。忽聽外面來了一個人。說道。王媽。庄主問勸好。沒有如沒勸好。把他放在道邊。自在床上去。庄主命喝醉了。要與他取樂呢。山東馬出來。掄刀就剝。那人一見回頭。就跑步。內裏了。半天方喊出來。說有了。賊把張媽。王媽都殺。快些鳴鑼聚眾罷。少時只聽得人聲。吶喊。來了。有二百多名打手。個個手中擎着刀槍。一齊吶喊。殺聲一片。把馬成龍圍住。山東一看。手掄寶刀。只聽一片聲。噹。碰着就死。挨着就亡。招着一下。筋斷骨折。只殺的高坡之處。人頭滾滾。低窪之處。血水直流。小淫人。和文龍來到。用手巾單刀一指。說好一個小輩。庄主命來。擎你。只見那邊倏起光亮。也過來。說山東馬。你這個混帳東西。認得我鬼臉太歲來。也說罷。掄劍就砍。山東馬用寶刀相迎。二人在院中動手。馬夢太從房上跳下來。掄手中刀。與群賊殺在一處。倏起亮。不知來了多少英雄。自己上房逃走。餘賊俱皆走了。成龍一伸手。將和文龍抓住。說小輩。你帶我去。瞧你那道邊。自在床去。今天也是沒。人咱們道邊。自在就是也。我把你攔在床上。叫你也知道。那個滋味。你告訴我。在那里。如要不然。就結果你的性命。和文龍說。在東院中。我帶你去罷。他手下的羽黨。沒一個來管他。望東走了。兩個小院子。真有北房三間。裡頭也點了燈。

台。成龍挾了祁文龍到了屋內一看。北首有一張八仙桌。上面放了一個蠟燈。擺着兩碟小菜。酒壺共杯。俱靠着南窗。有一張大桌。西面有一個枕頭。山東馬就把小淫人祁文龍擺在床上。面朝下方。落平。只聽咯啷一聲。從西邊橫上搭上一根皮條帶。把他絆住。不能轉動。東邊那床。望南北一分。把賊人的腿分為左右。又把小淫人祁文龍的兩只胳膊。有兩個消息一舒。自床上出來了一個鉄蝦蟆。在祁文龍的連裡。只望上攏。咯吱咯吱的直响。要是婦人。面朝上躺者。自房上垂下來。有兩個套兒。男子上去。不用費力氣。就可以行那雨雲之事。山東馬一聽。說好像。原來那邊桌子底下。藏了一個人。是祁文龍的內兄。也是綠林中的英雄。姓杜名芳。別號人稱通背金剛。狼有些能耐。正在屋中飲酒。聽見前面喊叫。人聲甚眾。自己懶得出去。忽聽得外面有一個山東人說話。到了屋內。他在那暗中。藏躲桌兒底下。只見成龍把那小淫人祁文龍攔在通逼自在床上。杜芳心中。說馬成龍。你是真正英雄。就不該凌辱于他。越想越氣。拉出手中刀。舉起照定成龍脖子。就剝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自有分解。

第五十六回

邢台縣英雄自投首

蕙會樓俠客戲成龍

歌曰：人生百歲古來稀。先出少年後出老。中間光景不多時。又有閑愁心煩惱。月過中秋月不明。花到三春花不好。花前月下能幾時。不如且把金樽倒。世上財多用不盡。朝內官多作不了。官大財多能幾時。惹得自己白頭早。荒郊高低多少坟。一年一度容易老。

話說馬成龍正站在那裡。瞧祁文龍的笑話。方要用刀剝他。只見燈光一閃。彷彿一個人影兒。自己把刀一低。一轉身就是一刀。杜芳的刀方掄起來。未曾防備。成龍的刀已到自己的脖子。要剝也來不及了。刀到處人頭直滾。一回首又把祁文龍也剝了。方結果了賊人。只見馬夢太進來。說大哥你不可在此久停。咱們走罷。咱們殺死了一百多人了。山東馬說。怎麼走向那裡去。老兄弟你走罷。不必管我了。我自己打官司去了。殺人的債命。欠債的還錢。不必賢弟再添上一個。我一人到縣投案就是了。夢太說。胡鬧。咱們兩人一同來的。活著在一處為人。死了一塊做鬼。只聽得那外邊人聲一片。二馬出去一看。只見有數十個燈籠火把。約有百十多個官兵。當中一騎馬。馬上一位大人。帶著幃帽。說把這兩個拏住。原來是有本宅家人。去到邢台縣武營。報說有大盜。夜晚搶劫祁家庄。請眾位老爺們。急去拏賊王。

人即調了二百多名官兵。到了祁家庄外。正遇二馬出來。把手中的刀一扔地下。說眾位不必動手。我跟你們去。到了衙門內再說罷。眾兵把那二口刀檢起來。到了大人馬前稟明。原來這地大是本城的都司。隨即派了兩個千總。兩個把總。四十名兵丁。去到庄裡察驗。然後派人帶着二馬到邢台縣。時天色已亮。進城到了縣衙。都司先自進裡去了。把二馬交給縣衙頭役。少時老爺陞了大堂。把二人帶上堂來。眾衙一聲喝說跪下。二馬站着也不言語。知縣就問道。你兩個人見了本縣為何不跪。你叫甚麼名字。山東馬道我姓馬是山東人。作小本經營。他是我的兄弟馬二。殺人都是我一人。沒有他事。夢太道在祁家庄上殺人是我。並沒有他的事。知縣說你二人因何事上邢家庄內殺人。細說明。白。山東馬道祁文龍糾聚匪徒。白大搶良民父母之女。我路見不平。知縣道搶的是何人之女。有何為証。成龍說是新王庄開豆腐店的李成之女李玉姐。知縣道可有這一案。昨天在我這裡喊冤。不知李玉姐果是被祁文龍搶去嗎。成龍說一點不差。我昨夜親自所見的。在他家中。就把昨夜之事說了一遍。知縣早已派了四老爺去到祁家庄檢明白。了回來。暗中稟了知縣。李大老爺說馬大我。今天派你出去尋我李玉姐。若要找着。我就恕你無罪。可留下馬二。是為押帳。山東馬道我就不着李玉姐。我也是回來的。你可派人跟我去罷。我到要明我的心。知縣派了八個人。這都是本衙門的頭役。一名徐漢張二李四王三孫鐵劉碌耿遂周升。跟了成龍。出到邢台縣西門。到了店裡。趕車的说馬爺。你昨夜晚上往那裡去了。成龍說我有事的高太還睡着。成龍到了屋內。在夢太褥套內取出了五十兩銀子。帶着八個官人。到了西街路北。有一坐蔥方樓。是邢台縣第一個大酒飯店。山東馬道。咱們且先到裡面吃了飯。然後再找。人。那跟差說很好。一全進了飯館。這館是一個拐棒樓。坐北向南。裡有好多客人。眾人一同坐下。問堂倌道。你們這裡有些什麼新鮮小菜。跑堂的道。應時小賣。南北碗菜。整桌席酒。山東馬道。給我們新配幾樣應時的菜。跑堂的來答應了。就把桌子抹乾淨。少時排下各色的酒菜。大眾正在喝酒之時。只聽得北面那間屋內。有个人在那里咳嗽了一聲。長歎了一聲。道罷了。今天我真煩嗎。喝兩杯酒。一醉解百愁。這我李玉姐的。我也瞧不見一个了。如要遇見我。告訴他。省得着急。山東馬一聽站起來。走到後邊。望西角有一張八仙桌子。上擺着小菜。並沒有一人。山東馬回來。說好見鬼呀。我聽見有人說話。又看不見一个人。真乃作怪。那八个公差說。我們也聽見。有人在那邊說話的。莫管他。咱們喝酒。

罷眾人又喝了幾杯酒。又聽那邊有人說好。再不想到今天。我算定在此等候我李玉姐的。不想等到這時候還不見來。李玉姐現在我那里。山東馬一聽。又到了裡面一看。還是沒人。一連三次。只見裡面走出一個老頭兒。說姓馬的。你果是我李玉姐的嗎。跟我去。准有下落。成龍認得是前日晚上在店上見的那個老頭兒。說好一個匹夫。你在店內留下字兒。叫我上高家窪。等我在那里。因為你管閑事。殺了一百多人。你這東西望那里走。那老頭兒冷笑道。你自己惹出來的禍。那怪小可。這李玉姐我是知道下落。你先別玩笑。跟我走。我先替你辦事辦完了。成龍說你貴姓。那老者道。你跟我到對過店內。我告訴你嗎。成龍帶着公差。會了飯錢。跟了老頭兒。一直跑了飯館。對過有一座客店。字號福昇客棧。那老頭兒說。眾位公差。且在櫃房內等我們兩人就是了。成龍跟着老英雄進去。到了北上房外間坐下。山東馬又問道。老英雄貴姓。那老頭兒說。我原是江甯府人。後在四川山岔口占山落草。我姓楊名永安。別號人稱虬首龍。富年在兩淮兩浙水旱兩路馳名。我膝下無兒。惟有一個女兒。針黹女工。倒平常。惟好習槍棒。因我不顧。把他配與綠林中人。想給他找一個英雄。方稱我願。那一天。我不知你二人是何如人。一問方知。足下是臨敵無怯的馬成龍。我故望你二人誼諧了兩句。我給你留下的字兒。所為叫你。知道這那台縣有個小淫人。惡少年。和文龍。我多聽人傳說。你愛管路見不平之事。故此試你有膽子。沒有。你與夢太進祁家庄時。我也在後跟着。我還帶了你姪女。你就看見李玉姐。我帶了你姪女。暗中把他救了。我知你這場官司。不要緊。慢說殺一百多人。就說殺一千多人。也不妨事。說着。向屋內叫道。我兒出來。見你馬大叔。只聽裡面響聲。語出來二位。多姪俱在十八九歲。俱是大家舉止溫柔雅淡。前頭那個女子。頭梳盤龍髻。膏青芙蓉紗女褂。上品俱是素藍春紗的中衣。足下青緞子弓鞋。面如梨花。朱唇皓齒。首龍說。馬弟兄。前頭的是我的兒女。後面就是玉姐姑娘。也算是我的義女。言罷。叫二女見禮。後邊一女子。五官到也俊俏。眉如柳葉。眼似秋波。品如金玉。氣若芝蘭。身穿品月夏布藍川綢中衣。足下穿紅緞弓鞋。面如梨花。朱唇皓齒。首龍說。馬弟兄。前頭的是我的兒女。後面就是玉姐姑娘。也算是我的義女。言罷。叫二女見禮。說這是你馬大叔。兩個姑娘道了個萬福。就轉身進東屋去了。楊永安道。賢弟。把李玉姐用車送衙門。你這官司就算完中了。馬成龍說。不能。我殺了一百多人。也得給人家抵命。虬首龍道。你不知道。其中自有原故。你到了衙門。就明白了。分付外面夥計。把車給套上。送到縣署。外面答應。將軍套好。玉姐上車。成龍別了楊永安。同八個公差。出離福昇棧。

直奔縣衙門首。只見李老頭兒老翁為小老兒的事情。牽累遭此八命。小老兒寔是不忍。成龍道。不要緊。你女兒被我朋友救了。我已找着。帶了來。絕案。你跟你女兒在外面等候過堂。少時李玉姐下車。與他父親說話。成龍叫車回去。自己帶了公差。方進衙門。只見夢太笑吟吟的全着知縣與都司說。馬大人你殺人到殺得有理。那位都司說。馬大人還識我否。成龍仔細一看。認得是王慶。跟常大人帶過威遠隊。與成龍頭次打過剪子峪。乃是故舊親朋。知縣王文超過來相見。便道。馬大人。你殺的一百多人。不但無罪。而且有功。不知所因何故。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二英雄江蘇訪故友

倭侯俞修府會朋親

詩

于盾戈矛已有年

閑非閑是若相纏

一家飽煖千家愁

半世功名百世牽

曰

玉碗金魚渾已矣

芒鞋竹杖興悠然

有人參透修行事

雲在青空月在天

話說馬成龍一見知縣都司迎接出來。馬夢太在後跟隨。四人攜手同進書房坐下。家人奉茶。山東馬問知縣道。老兄說我殺這一百多人。反而無罪。所因何故。知縣王文超說。你說殺的祁家庄小淫人祁文龍家共一百零三口。我派人去驗。頭上俱有頂記。都是天地會八卦教的人。康熙老佛爺有旨意。不論軍民人等。頭上有頂記。殺死無罪。老兄請喝。酒罷。分付擺酒。少時杯盤排滿。桌上俱是時新小菜。與王慶說了先前之後。又問成龍來此何幹。成龍就把從剪子峪分手。花石嶺醉破飛刀。黃河岸捉拿六賊。引見陞遷得寶刀。說了一遍。又把上蘇州訪友。從此路過。遇見虬首龍楊永安。勾引起祁家庄之事。這件功勞。我也不要求兄台把玉姐放了。叫他給了案。嗎知縣點頭道。弟必奉命辦理。王慶留二馬在祁台縣住了幾日。馬夢太說。不敢從命。我等還有要事。散了席。二馬告退回店。只見高杰手銜一把刀。磨了光亮。在院中正玩的高興。自己說。你們誰要攪我。就先銜你開刀。二馬已回來。便說高杰你幹什麼。高杰道。我正要到祁台縣去。把那知縣殺了。二馬笑說。你不要胡說。皇家命官。豈肯白叫人殺。言罷。三人進上房坐下。問高杰道。如沒飯吃。可要點飯吃。明日你跟我上蘇州去。高杰道。我不去。夢太道。你往那里去。高杰道。我要先回家去。一看。夢太即取了五十兩銀子與高杰。說給你做路費。嗎。三個人喝了半天酒。天色已晚。三人安歇。次日天明。高杰告辭去了。二馬買過店。賬。坐車出店。竟奔王家營去了。不一日。到了王家營住店。叫趕車的曹六雇船。夢太便道。你把驢車存了。這店裡。你跟

我走罷曹六道也好。我正要到蘇州虎丘山開開眼界。說罷到船行裡寫了一只划子船。第二日上船。正遇順風。蕩漾搖櫓。拽風篷。山東馬。暈船不能吃東西。口中吐酸水。後來吃葯調治才好。那一日到了蘇州碼頭上岸。給了船價。雇了一輛江南車子。把所有的行李放在車上。成龍換一件藍布大褂。高腰襪子。山東皂鞋。夢太穿一件青藍綢太褂。薄底三鑲的靴子。跟了江南車。帶了曹六。奔雙旂竿巷丁家堡。走至東門外。見東西大街。路南有一個飯店。字號是對河居。山東馬叫曹六去上飯館。打聽丁家堡在那里。跑堂的道就在這街上。曹六回頭對二馬道。這里就是雙旂竿巷了。山東馬說你再問有一個陝西人。稱賽報應。欽賜侯。克金希靜遠侯。顧煥章。住在那里。曹六又進去。照話說了一遍。跑堂的道。侯克金希哪。是問賽報應哪。是靜遠侯啊。是顧煥章。別的是他之外。號那跑堂的說。他正在東路北新蓋的府。就是曹六說了一回。成龍正望東走。不甚遠。見路北有一座新大門。裡面挂的官銜是靜遠侯。自奉旨回家到了蘇州。起造侯府。大會鄉里。忙了幾天。方得清閑。門首的家人有二十餘名。成龍們來到此處。見門內甃上坐著一個人。頭帶幘帽。身穿舊布大褂。青布薄底靴子。年有四十多歲。成龍過去說。有個侯爺在這里住嗎。那個人站起來說。你是幹什麼。成龍道。我來找他。要賬。我在北京前門外開酒店。字號福海居。這化館侯爺除了我們的酒錢。故來問他要幾個錢。那人說。我家侯爺欠你多少錢。山東馬故意詭譎說。欠我二百四十文。那人復又坐下。把眼一番說。二百四十文也值得。自北京城來蘇州討。成龍道。這是零頭。還有整頓。是一千八百八十吊二百四十文。那門上的人一伸手說。舒來。山東馬說。舒什麼。那人說。門包十兩。我們侯爺如不還你。我替你說一句好話。還你一半。我再次你說一句好話。說就都還了你。成龍說。不必煩。駕替我回話。我自己會要的。言罷就嚷道。只聽見裡面說。我聽好似馬大兄弟的聲音。方到大門內。見是成龍。說兄弟你為何不叫門。上人回我知道。二馬過來行禮。說大哥你好。侯爺說。為何在此直嚷呢。山東馬道。我們到府。就請門上通報。誰知他們好大胆氣。我來到這里。就說煩駕。你給回稟一聲。就說是馬成龍與夢大來給侯爺請安。我又告訴他。我二人是侯爺的拜弟兄。他回要門包。我問他多少門包。他說我們規矩。你不知道嗎。如要回事。先給十兩銀子。不給我們。回我就給了十兩銀子。與他。他又說我是兩個人。須要二十兩。方回我。一肚氣就嚷起來了。可巧你出來。從此以後。大哥多分付點。別叫見人就要門包。侯爺一聽說。我把你這該死的奴才。你在

門口不知做了多少盤還不把銀子給我舒出來。那個門上的人說：奴才實沒有要他的銀子，求爺格外施恩。煥章大怒道：你這奴才，我結拜兄弟能訛的不成，還不快拿出來嗎？如若不然，我就送你的命。唬得那家人無可奈何，進了門房，把那別人寄存的銀子拿了十兩，遞與成龍。山東馬接過來，說：夢太給你罷。夢太說：我不要，你拿了去罷。我不會訛人。山東馬一笑，說：來給你罷。你沒有舒我的銀子。侯爺說：真是混帳，不管什麼人，你說玩笑，即叫人把車子上行李搬下來，讓二馬到了裡面，見了他母舅，丁佩然請了安，到了外面書房坐下。曹六進來，說：行李都搬下來了，車錢也給了。二馬道：你到外面歇息去罷。少時擺上酒來。三人入坐暢飲，吃了月上花梢，方才安歇。次日天明，顧爺的家人給二馬送淨面水來。侯爺也出來了，大家坐下，然後用茶。又排上酒來，侯爺喝了兩杯，就拉出夢太來說：老兄弟，你今天不可與成龍出去，我看他印堂上發了暗，這書有一道赤綫在印堂上，把眉毛都穿過了。三天之內，主于殺人。過了方能解。這一道殺氣，你要勸他，不准他出去才好。我要到後面去了。夢太回到書房，成龍自己舒刀在手，照定古銅瓶，就是一下，只聽一响，棒在地下。山東馬說：好，掉下來了。我再把他給上。夢太道：你別開了，你是用刀砍下來的。馬能接上。咱們飲酒罷。成龍道：不成，我要游虎邱山。你同我去罷。夢太說：我不去，我肚內有些疼，我不奉命，定要睡。山東馬道：你不去，我自己會去，就換上那玫瑰紫的綢衣裳，帶了大環金絲刀，出了侯府，一直往西方走。對河居自己有心，上虎邱山，姑蘇台。又不認得路，無奈進了對河居飯店，一看，內有天棚，底下有八仙桌子，四張成龍就坐下。要了酒菜，方要喝酒，只見自外面來了一個人，年約二十多歲，身長九尺，面如白紙，五長身材，喪門眉，吊客眼，身穿白綢錦短衫，青洋縐大衫，青緞靴子，手中舒了金背刀，背上一個小包，襖進來，睜開一雙吊客眼，是白多黑少。一看山東馬，把眼一瞪，說：跑堂的在那裏？給我一位坐兜。跑堂的道：大爺這裏有一個坐兜，就在成龍的對過。那人把刀望桌上一插，腳登青板凳，說：仇人見面，分外眼紅。今天非行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才算完事。萬不能與他善罷干休。眼睛瞪着山東馬，說：臨死教你做個飽鬼。我今天遇見你，絕不能饒恕你。想逃走是比登天費事。山東馬也不認得他，不知何故，真乃是一個半瘋子。我也不必管他，我要我的菜，就是要了一個拌肚絲。那人也要一個拌肚絲。山東馬又要一個燴腰片。山東馬又要了一個五柳魚，四喜丸子，葵花丸子，共要了十數個菜。那人也照樣要了十數個菜。成龍不要了，那人也不要了。

山東馬也是有氣說吃飯還跟人學。也不怕人家笑話。只見那人說你不要瞧不起我。我少時就結果了你。山東馬一聽氣往上冲。在對河居如何惹禍。且聽下回。自有分解。

第五十八回

張忠虎邱山戰眾賊

姜玉福建館門群寇

詞曰：堪嘆人生天地中。使盡了心机。一旦空。為名利富貴。榮華花間露。好勇爭強。火化冰。三寸氣在千般用。一

旦無常萬事休。住君使盡千條計。難免荒郊被土蒙。

話說馬成龍正在對河居吃酒之際。遇見了一個人。把手中刀望桌上一插。說了惡語。慌的那吃酒的些人。都不敢吃酒。成龍也把刀望桌上一插。道：我也不是受人欺負的。你若不服。咱們出來比並。那一个一聽此言。說好。咱們到無人之處。再說罷。手舒金背刀。一直望門外去了。成龍後面跟了。唬得跑堂的也不敢追。成龍跟了那个人。到了無人之處。說我看你像一個合字兒。那人一聽說不錯。我看像綫上的成龍。道：不懂他本來頭一句。是與夢太學的一聽。他說好。後招路兒。他就說你才是招路兒。別玩笑。那個人也笑了。便道：原來你是一個外行。我也不必多問你姓什麼。那里人。氏馬成龍。自通了姓名。那一个人說：原來是哥哥。我久仰大名。如雷貫耳。小弟是陝西咸陽人。姓張名忠。別稱人號笑面無常。今奉我義兄之命。前來這侯府下書。來到對河居。一看尊駕。這個空着扮法。我疑是一個綠林中的英雄。一問方知是一位大人。馬成龍說：張大哥。不可如此稱呼。我自己兄弟。何必客套。二人復又回了對河居。在一張桌上落坐。又把那些菜并在一處。二人越說越高興。成龍道：張賢弟。咱們今天去游虎邱山。罷。張忠道：小弟奉陪。當下叫人催了兩乘肥爬山虎。馬成龍要到櫃上會錢。張大虎道：我早已給櫃上兩錠銀子。若不然。你我方才要笑。他為何不要飯錢呢。我一進來之時。你在那里喝酒。我就給了。二人到了外面。成龍一看大虎坐的那扒山虎。兩個人到雄壯。自己一乘爬山虎。是哥兒兩個。俱皆瘦弱。山東馬身體又大。二人不能抬。向成龍道：我們哥兒不能抬。你老人家再催別人罷。成龍道：你再找一人來。你二人在頭裡橫上一條杠子。兩個人抬了。一个人在後面抬。也就成了。二人依言。找了一個人。抬起一直奔虎邱山而來。走了有五六里。後面來了兩乘小轎子。前頭一匹引馬。後面還有四五個跟人。引馬直叫道：關人退後。轎子來了。成龍與張忠的扒山虎。兜望旁邊一站。轎子剛過去。只聽轎內有人說話。站住一看。轎內是

个婦人遂叫馬大兄你多早來的成龍道你是誰轎內的婦人說馬大哥你不認識我嗎我是胡忠孝的妹子山東馬一聽說原來是賢妹我是昨天晚上到的打算到你衙門去看張三兄弟二人去呢原來這兩乘轎子前頭是張廣泰的大夫人胡寡媳後面的是二夫人韓紅玉二人因廣大到任不服水土得了病許下願今日上虎邱山燒香還愿今天乘張三夫人操演去二位夫人私自帶了幾個跟人去上虎邱山燒香還愿方到此處遇見他二人乘扒山虎兜胡氏夫人便道馬大哥回頭上我衙門內去罷言罷起轎前去大虎問成龍道他是誰的夫人成龍道他是此處水師營協鎮大人張廣太太夫人大虎一聽說這張廣太的名字好多我也認識一个張廣太他是武清縣西河務的人在上海跟官成龍一聽說道張廣太聽說就是一个人張忠說真乃怪事他如何能做這大的官成龍把前事說了一遍大虎道罷了人生一世竟有這樣奇遇我張忠自幼創蕩江湖也沒碰見一點好事只聽前面一片聲喧抬頭望西一看只見三岔口出來一个人領着一夥人約有三四十个人把兩乘轎子圍住又見來了幾匹馬馬上之人說道二位快些去罷來了有四十多个賊人把我們轎子圍住了一个為首的賊人手執大棍要搶二位夫人快請二位去救張大虎把金背刀一拉奔西去了口中大罵說好个小輩不得無禮我來也到了轎前只聽為首那人說你們回去把轎子放下唬得轎夫放下轎子就跑眾跟人也就跑了賊人方要抬轎子走只見張大虎一掄金背刀大叫一聲好大胆的賊人敢白日搶人我來結果你性命掄刀就剝眾賊往兩旁一閃只見來了為首的个賊人身高九尺面如生羊胆兩道劍眉一雙圓眼身穿青洋緞褂褲薄底快靴一條青絹包了頭手使一條鉄棍迎著大虎而來口中說道你是何等入敢這樣大胆你可認得為首太歲曹太嗎大虎一聞此言說你這小輩我要說名姓出你就要唬殺咱們先較量兩合如贏得了我萬事皆休假如贏不了我你休想逃生那曹太舉棍就打大虎望旁一閃掄刀就剝二人動手多時成龍自那邊過來舒了大環金絲刀趕上說你們是那裏來的賊人那些賊人道我們是本地人你問怎麼原來這些賊人俱是福建會館的看守之人都在天地會八卦之中曹大是个為首的會總他要替侯起龍等報仇今打聽得張廣太的夫人到虎邱山降香故帶領眾賊在此等候方要搶了走不想遇着馬成龍與張大虎曹太一看山東馬穿的衣服各别又見他面貌好像人所說的山東馬此時天地會的賊人自盧定河王千層被馬成龍擊了他等就聞名喪胆俱